

天鹅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b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江新闻APP
龙江文旅·妙赏频道

我与中央大街

□ 朱勇勃

世间每一条你走过的街路,都在丈量着你生命的长度。走在那些融入生命的街路上,会听到悠悠岁月的交响。铺满面包石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更像绵长的键盘,演奏着每一位行者人生的乐章。

这条街上最温馨的一幕永难忘怀。二十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哥哥和弟弟回家探亲,父母与我们兄妹,全家六口人,从文昌街乘3路无轨电车来到中央大街。先在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又到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漫步在落满白雪的街头。

这是我们独自闯荡世界后全家唯一一次全员出游。父母舍近求远,把这次隆重的家庭活动选择在这里,足以看出他们对这条街的喜爱。雪后初霁,街两侧一座座欧式建筑多姿多彩的穹顶直抵蓝天,童话般美丽。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温暖入怀。当时我也是从外地返哈不久,妹妹过后也将会到林区去。父母此刻心里想的,肯定是亲人们的天各一方。

走在中央大街上,身边都是故事。我在哈尔滨量具刀具厂当大修钳工那些年,每逢夏季的厂休日,都是乘2路公共汽车,从南至北,全线驶过这条街,到达终点松花江畔游泳。然后再从北至南,游走在中央大街上。一帮师兄们,脚上穿着每人仅有一双当时最流行的青年式皮鞋,脖子上翻着时髦的假白领,这是出于对这条美丽街路的敬意。

我们常逛东风商场、妇儿商店。当年这条街上最大的商家道里秋林公司,更是必到之地。那欧式的大橱窗里站着塑料的俊男靓女模特,雕花的大堂里总是香气飘荡。楼上楼下走过一趟,感觉神清气爽。后来听说,我厂锻造车间一个青工的长辈曾是此店公私合营时的资方代表。他所在的锻造车间是全厂唯一比我们机修更脏累的车间。真没想到,那个比我们工作服上油污更重的家伙,祖上曾那么阔。

中央大街辅街西十二道街上,当年有一个门面很小的古旧书店,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是有关钣金的小册子。当时听师傅说,一个好钳工要能手工做出钳子一类的工具。太难做的



《春日家园》
11x14cm
汤岩 油画

物件我没做过,只是参考此书手工做一个镶合页带拎手的厚铁皮工具箱,喷上灰色的金属漆很漂亮,每天干活都要用到。

特别是我还在这里淘到一些早年的中学数理化辅导资料,这是当时在其他书店都买不到的宝物。几年里常看这些书,对我后来考上大学起了重要作用。大学四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逛书店,路线总是先在市内几家书店走上一圈,最后到达这里,埋下身仔仔细细翻弄,搞得满头黑灰也不在意。我曾淘到不少珍贵的早期文化史料,更接近历史原貌,价廉物美。

我与中央大街更亲密的接触,是在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在单位分到了一间房子,一位老职工串出的一室合厨,在这条街辅街的西四道街上。那是一座原本极漂亮但年久失修的欧式楼,就像一位现已满头银丝的老妪,依稀之间仍能辨出当年的名媛风韵。处里的两位老处长一起帮我搬家,全部家具是一个铁管床、一个折叠饭桌和两个方木凳。屋子在三楼顶层,一个大套里有八间屋,还住着刘婶、蒋姨、沈姐和大英共五户,都是诗礼之家。楼下住着一位自强的著名盲人女高音歌唱家,和她后来成长为当红歌星的一双儿女,但几年中从未在楼里听到过他们的歌声。也许他们不愿惊动邻居,更习惯于默默在心里吟唱。这一家人的事迹成为邻里励志的美谈。生活在这里,才深刻地感受到老街优良的人文环境。

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到中央大街散步。当华灯初放,光影洒落在铮亮的花岗岩路面上,遍地生辉,似与星汉相接。满眼琼楼玉宇,仿佛身在仙境。在著名的百代照相馆原址,爱人说起,她上小学时跟家人来这里拍合影,摄影师主动提出给她拍了一张单人照。那张戴着红领巾的照片被放得很大,并着上了颜色,挂在了橱窗里。如此说来,我们家也是曾给中央大街添过彩的。

这条街是一条世界知名的街,我有幸一度参与过这里的管理工作。不惑之年,我到道里区挂职,办公地点就在中央大街南端的经纬街旁。那两年多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会走在中央

大街上。这条近三华里长的老街,汇集着文艺复兴、巴洛克、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和古典主义等风格的历史建筑65栋。虽然历经风雨,但都幸运地存活下来,街区的几辈居民和管理者都见证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时代在延续和发展,这里形成了一个区域乃至一座城市商贸的引擎。

忘不了的是1997年,这条街99岁那年,为建设步行街,全区协力开展改造工程,清理陈年积累的杂物。我负责联系一小块儿路段,与同事们一起,逐家走访,耐心恳谈,并直接参加劳动,在那些不知疲倦的日夜,用汗水和心血换来老街的新颜。

后来搬过三次家,前两次都是住在与中央大街执手相望的视线里。第三次搬离得远了,远到在水一方,这才感受到对老街那份深深的留恋。家人时常回忆起当年在那里生活的往事,哪怕是一点一滴,都觉得十分可贵。有很多次还曾设想,将来有机会再搬回故地,重新续缘。好在此时已经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时间,便时常花费一个小时的行程,赶去与它相聚。

我已不再进服装店,因为家里衣橱中几套曾把自己打扮得像模像样的正装已成鸡肋,只要有几件休闲服便足以迎接未来的日升日落。书店也不常逛了,青年时淘书解决精神饥渴,中年时藏书感到心灵富足,如今看着家里险些被挤爆的书柜只有慨叹,恐怕加上来生也读不完了。每次走在老街上,能牢牢吸引住眼球的多是美食。华梅的果脯面包,老上号的粉肠和松仁小肚儿,还有马迭尔的奶油冰棍,都是常要购买的。坐在街旁香樟树的浓荫下,面对华美的景致,想到往昔最钟情的是这里的春花秋月,而今天闻着老街食品的清芬,终于人间清醒,这才是中央大街的味道。有外地观光客问我,在这条街上,什么美味最应该品尝。我告诉他,窗口前排队人数最多的那些商亭食品即是。

望着街头经年涌动的人流,那是城市不竭的血脉。我在其间度过的时光尽管算不得老百年史诗中半个音符,但对一个人来说,应是生命中一首长歌。

和「自己」合张影

□ 施立夫

在嘉荫这片恐龙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什么奇妙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果不其然,我第八次来到嘉荫,一行七八人在嘉荫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调研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一走进知青馆,就如同走进了另外一个时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辞别父母,奔赴嘉荫……”一幅幅图片、一本人书籍、一封封信件、一件件劳动工具,将我们的思绪带回了那个时代。

馆里正当中最大的一张图片展现的是七八个知青扛着各种劳动工具,笑容满面地走向劳动场地的场景,图片的中心人物是个女青年,她扛着尖镐,笑容特别灿烂。对着这幅图片,他们陷入了沉思,这笑容特别灿烂的孩子,他们来自哪儿,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有没有想家,有没有想念自己的妈妈……就在此时,一位阿姨走过来,她对我们说:“我们听前一段来嘉荫旅游的上海知青说,这里建了知青馆,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留给了嘉荫,嘉荫人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很高兴,就想着专程回来看看。”呀!这位阿姨就是当年的上海知青,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然而让我们更惊讶的却在后面。突然,阿姨提高了嗓门,“对了,那个人就是这幅图片中扛尖镐的女孩!”这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图片的主人公,要见到本人了。我们急切地循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位穿着蓝色碎花裙子的阿姨,她正在仔仔细细地观看知青馆里的一切,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又摸摸那儿,时而驻足而立,时而若有所思,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也可能是正在头脑里认真地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吧。

我们的谈话,还是被她注意到了,她朝着我们走过来。我带着无限的惊奇,与阿姨攀谈起来,是啊,这实在是那个小概率事件,甚至有些过于戏剧性了。阿姨缓缓地说,她姓严,是嘉荫县第一批下乡的上海知青,在1969年3月9日来到了离县城还有97公里的乌云镇,那一年她16岁。这张放大的图片拍摄于1975年,那时她们几个上海知青和黑龙江河知青扛着劳动工具要去修大坝,那一年她22岁。随行的记者当即建议,让阿姨与那张放大图片中当年的“自己”合张影。阿姨欣然接受,看得出来,她终究还是没能掩饰住内心的激动。随后,阿姨规规矩矩地站在当年的“自己”面前,向46年前的“自己”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然后就响起了一阵相机和手机快门的声音……此时此刻,时光跨过了46年,把年轻时的严姐姐和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严阿姨热情地凝结在了一起。这一个跨越时空的感动时刻,让严阿姨聚焦了知青馆里所有参观者的目光。

阿姨说,“我是1982年离开乌云镇返回上海的,今年68岁了。这次回来格外激动,我没想到在边城嘉荫的知青馆里会有我的照片,更没有想到它会挂在知青馆的中央,嘉荫人还记得我,还记得我们,谢谢,谢谢!我还记得在刚到乌云镇下乡时,爸爸寄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背给大家听一听吧,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听?”全场自发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慧儿:见字如面。半个月了,我和你妈日夜想念你,东北的天气冷,路途远,你初到那里当社员能否适应,我们很担心。二伯伯听说你到黑龙江,也是日夜不安,你的同学也是每天总有几个来问你情况。家里都很好,勿念,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切莫生病,祝你进步。父亲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背诵的时候,阿姨的眼睛向远处望着,语调沉稳质朴,但是声音中还是难掩激动之情。背完这封信,我看见她眼里噙着的泪水,顺着脸颊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

从上海到嘉荫,5200多里的距离,从1969年至今,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五十多年。此时的知青馆,多像是一部时光机啊,它鲜活而又生动地讲述着半个世纪以来那些小人物的一幕幕故事。看着认真背诵家书的严阿姨,听着她略微苍老的声音,再看看图片里严姐姐洋溢着青春色彩又无比纯真质朴的灿烂笑容,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禁不住热泪盈眶……



《多腿虫》版画 2012年 蒙希平

「东北大别墅」的日子

□ 乃平

1

在欧洲经常能看到装饰整齐的小院子,有的是一片小草坪,有的置有日式假山和小喷泉,有的种着花草草草藏着老式小矮人玩具,阳光洒下来让人觉得像住在茸茸的油画里。在欧洲上学的那几年我更有心情去欣赏这些独栋别墅的打扮,上学路过的人家门口一年四季总会开不同颜色的花,节日或挂兔子,或挂小鹿,地上用彩色铅笔画着跳房子,我们几个同学还在楼下踢毽子,现在则会本能地计算:这些带院子的房子得多少钱一平方,住在别墅里的生活和住在公寓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直到某一天我才意识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嗯,我不是从小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吗?只是因为当时家家户户都叫这些矮房子平房,只是因为屋里是红砖墙大火炕,竟然忘了原来这就是我的童年大别墅。

家里三室两厅搭灶台,我们的院子比这些欧洲人的院子还要大,家里还有放粮食和工具的仓库,还有鸡圈、猪圈、狗窝、兔子窝,院子里种着沙果树和蔬菜,不时散发出诱人的香甜,东北常年阳光充足冬天也觉得晴朗。小时候的我和这些小动物小植物,和房檐上滴下的雨珠和冻结的冰凌生活在一起,才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二十四节气,什么是炊烟里的黄昏,什么是红烛照大雪,什么是成长的雁过留声。

2

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趁着去广州工作前我又回到了东北老家,姥爷带我去看了看小时候住的第一间平房。一条小土路,前前后后有几个伴儿,这间平房已经有了新的主人。我说能行吗,姥爷敲门用山东口音和来开门的主人说:能不能让俺们看一看,孩子要出去上学了,以前她家住这里。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大门,看看装兔子的笼子还在不在,看看屋里的烧水的灶台,看看小时候蚂蚁爬了蜂蜜罐子偷偷溜走的缝隙,看看爷爷后接出的那一间小店儿,我摸了摸门上的木头,问问它还记得我吗,我悄悄抹了的眼泪又一股涌出来。挺好的,再见到这间老房子真的挺好的。

我在想为什么小时候感受到的全是日子一点点变好的快乐,小镇上的叔叔阿姨也都挺有精气神儿,爸爸妈妈总带我吃喝玩乐新鲜东西,我又在想如今我不由自主一次次梦到家乡的故人和老街,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醒来的世界与我爱的感觉隔着漫长时空,总要缓一会儿才能回神。

每一场梦都在催促,催促我说爸爸要走了,催促我说朋友要离开了,我总是闯进预知结局的戏里大声地告诉他们:你不要这样做呀,我想让你活下去。

走了很多地方才明白在家一切习以为常原是如此奢侈,辽阔的平原和水库,自家地里种的蔬菜水果摘了吃,四季分明的天朗气清,父母母亲人无尽的宠爱和保护,同学老师把我当班级最小的朋友关怀,任性耍脾气时永远被包容,这些成年社会中,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的守住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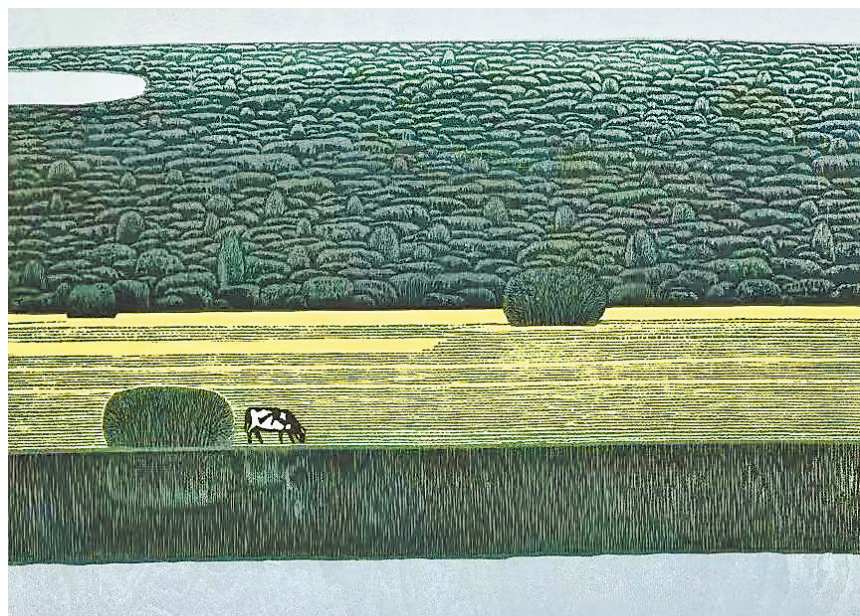
3

日子过得飞快的这几年来,说实话我已经有些忘了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了,也忘了周围的人长什么样,眼睫毛是长是短,脸上有什么特殊的记号,说话是什么声音,包括我的奶奶、爷爷、爸爸、朋友们。绵延心痛,须臾幻影,我对着镜子看着这双和你们长得好像的眼睛,好像能读出那些你们攒了好多年想对我说的话,那一定是一句很温柔的、很美好的话。

我仍然是一个想要什么就想立刻去做,敢想敢干的急性子。可我不能说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不敢爱,也不敢恨,世俗的上进替我遮掩了要面子的懦弱,如今我被这满堂喝彩惊醒,回头一看路上只剩一串脚印。那是在雪地里踩出的父亲名字,是和盛夏去八五四泥地里挖的百合,是清晨背向火车站走去的轰鸣,是在纽约街头被大雨匆匆洗刷不见的烟雾,一步一步落地成书,孤独时我默默地读。

我的“东北大别墅”多好啊,它让我永远想到阳光下晒被子的午后,黄昏勾勒着奶奶缓缓挪动的身影,院子里劈柴,外屋地生火做饭,炉钩子,破碗儿,打扑克,年画娃娃,那时他们的头发还未花白,我只要推开门就见到他们,敲敲门环家里总有人给我开门。

数年后,月升雨落,茶凉香散,院子空空荡荡,我在好远的地方,想着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门拴着,门环儿响不到天上去,地上也没人



《晨沐》版画 60x80cm 于承佑

4

给我开门了。骨肉至亲一场,今生缘分已散,再如何强求也不得一面之缘了,我过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只是过去了十多年还是只会以生以生心痛来终止偶发的想念,人的灵魂和身体一样都会新陈代谢,大概十几岁那个有好多陪伴爱护的我,也早已随着那片迷蒙而幸福的时空,一同凋谢归于尘土了。我会爱你们一辈子,是你的半辈子,是我的一辈子,发生过,即永恒。

我热爱东北这片土地,敞亮,狂野,实在,热闹。即便东北成了许多东北人回不去的故乡,我依然感谢这片土地生养我的这十多年。互联网时代常常让我感到时间的加速,仿佛什么都触手可及,但对于我找到的自己和想要再见的他们,却总是查无此人。我换了个关键词,才想起来他所生活的时代可能还没有互联网普及,也正因此如此所有的记忆都是有模有样,独一无二的。

每一次拥抱,大笑,紧张,等待,清醒间的方式,都和另一次不一样,不是一个表情符号能代替的。当时太小了,一不小心让我爸斗地主攒的几万个欢乐豆,和QQ账号一起清空了,于是直到今天,所有关于你们是谁的定义,仅存于我日渐走形的回忆里,活在我肆意涂画的想象中,我想,如果未来可以让人类在数字空间里永生,上传一个人,我会这么做吗?我还是不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死干净,这是生命的尊严。

前几个月妈妈发来新家的视频,也是小镇,在开满向日葵的田野上,姥姥姥爷笑得很开心,妈妈笑得也很开心。我们这些年是走了多远才走到这里呢,不依赖任何人,不抱怨任何事,一路走一路怀揣希望和爱,小菜地里的蔬菜才一个月就长得绿油油的,家里人身体状态也好了很多,生命力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就好像在我窗口结了一个夏天网的蜘蛛,风吹断了,雨打湿了,只要小蜘蛛还活着,第二天一打开窗户,我还是会看到阳光下金光闪闪的丝。

可以回头可以怀念,但要一直向前走啊。人总是用一生去回答少年时想不通的问题,用一生去复刻初识世界时遇到的美好,那些我在“东北大别墅”里蹦蹦跳跳的日日夜夜,在冰天雪地里被屋里饭菜热气包围的暖意,那些对我给予善意和笑脸的家人朋友,我将永生珍藏,在遥远的夜里,带入梦乡。